

X563

TPS

S 魔 踪

S 魔 踪

期

(美) 托马斯·汤普森 著
贺方明 李建洲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 Inc.
Copyright © 1979 by Thomas Thompson

S 魔 踪

〔美〕托马斯·汤普森 著
贺方明 李建洲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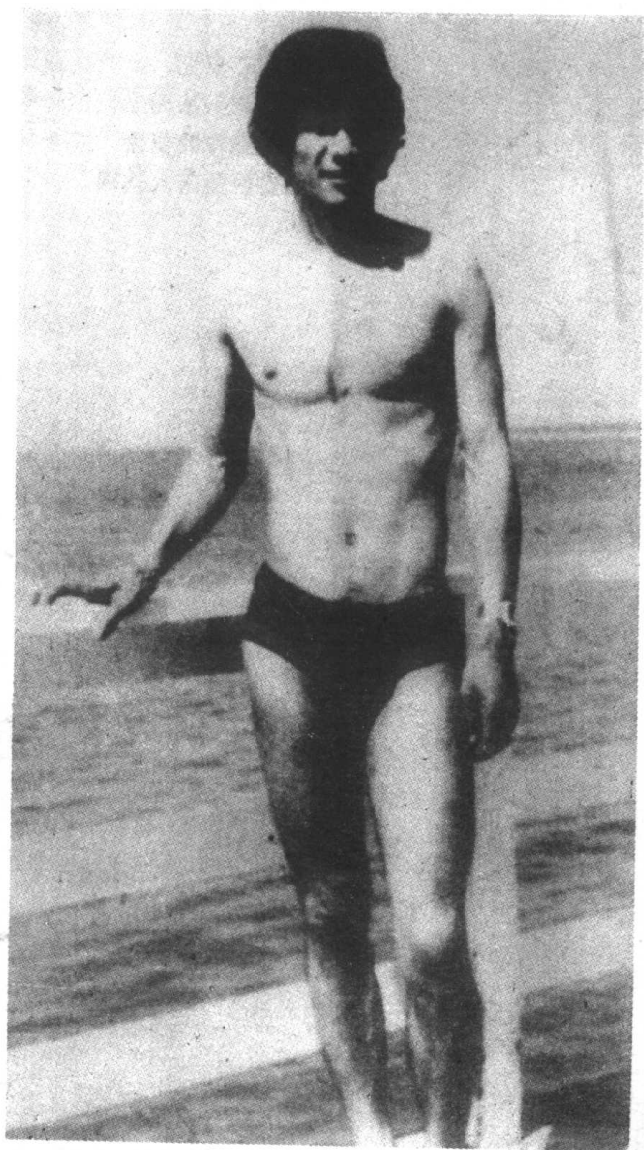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2.5印张 4 插页 246千字

1988年 5 月第 1 版 1988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49-047-3/I·36

定价：3.20元



5. 查理·索卜拉奇。他经常向别人显示自己的男性气质，似乎害怕它会消失似的。

AK6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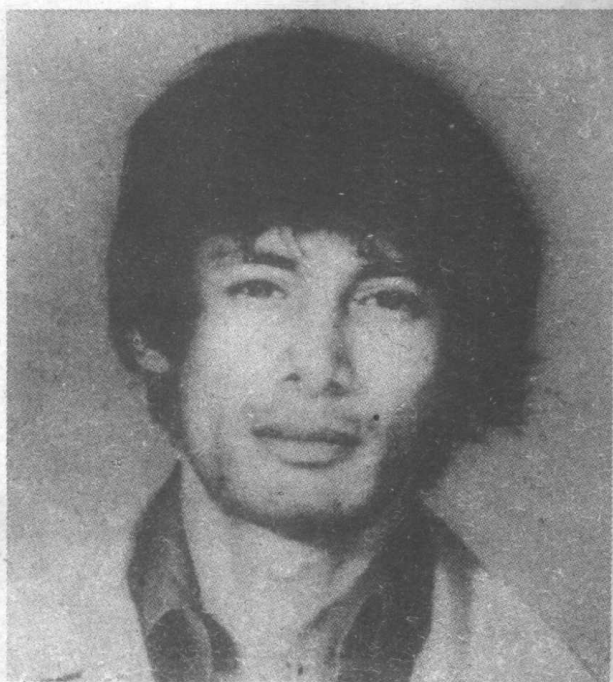
6. 亨克。荷兰大使馆发现他被查理杀害，从而促使国际警察组织开始了对案件的侦查，终于导致查理和玛丽安德烈落入法网。



7. 身戴镣铐的查理步入法庭的途中，左边是玛丽安德烈。
查理对法官说：“玛丽安德烈是爱情的受害者，她完全是无辜的。”



1. “心理学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的生意的主要武器。愚蠢者使用武器，而我却应用心理学。”——查理·索卜拉奇。



2. 查理·索卜拉奇：显示着东西方人的混血儿的本能性感。“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的能力和才智的限度。我从来不愚弄自己。我可以欺骗别人，但从不欺骗我自己。”——查理。



3、4. 玛丽安德烈。她三十岁才第一次告别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乡小镇出国旅游。在印度那罗曼蒂克的旅途中，她很快被查理的魅力所征服。一年之内，她便成了查理的主要帮凶。



•作者的话•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写这本书时，我征得有关人物本人、他们的家属以及有关警方人士的同意，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和故事的某些细节作了更改。不过，我相信这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性。

在此，我谨向那些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向我提供资料并介绍有关情况的数以百计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要感谢印度、泰国、尼泊尔、伊朗、土耳其、香港和希腊的警方人士的大力协助。同时，我还要向设立在巴黎的国际警察组织表示谢意！

·目 录·

作者的话

序..... (1)

引子..... (3)

第一卷 夏洛特

第一章..... (15)

第二章..... (26)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2)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2)

第七章..... (57)

第八章..... (63)

第九章..... (67)

第二卷 三个女人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91)

第三卷 查理和海伦娜

第十三章..... (99)

第十四章..... (106)

第十五章..... (113)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33)

第十八章..... (140)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章..... (161)

第四卷 蜿蜒血迹

第二十一章..... (175)

第二十二章..... (182)

第二十三章..... (193)

第二十四章..... (205)

第二十五章..... (214)

第二十六章..... (221)

第二十七章..... (231)

第二十八章..... (236)

第二十九章..... (248)

第三十章..... (258)

第三十一章..... (264)

第三十二章..... (272)

第三十三章..... (280)

第三十四章.....	(293)
第三十五章.....	(305)
第三十六章.....	(318)
第三十七章.....	(327)
第三十八章.....	(334)
第三十九章.....	(344)
第四十章.....	(354)
第四十一章.....	(364)
第四十二章.....	(374)
第四十三章.....	(382)
尾声	(392)

· 序 ·

一九七八年七月的一天下午，在旧德里，法官纳斯走进了庄严的法庭。在这里，拖延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数起抢劫谋杀案将被做出判决。法庭过道两旁，荷枪实弹的士兵肃然而立，刺刀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光。一支武术高超的缉捕小分队在法庭四周巡视着。

季风带来的夏雨笼罩着整个德里。法庭大厅的屋顶被阵阵雨点打得哗哗作响，仿佛上帝用他那无数个手指敲击着屋顶，也在迫不急待地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一年多以来，纳斯一直在为一起起耸人听闻的抢劫谋杀案而奔波。自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七六年初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十二名外国旅游者惨遭杀害，有些印度侦探认为也许是二十几名。死者中有的被勒死，有的被刺死，有的被烧死、淹死。被害者的护照、首饰、支票和现金等都被洗劫一空。从伊甸园般宁静的泰国海滨到喜马拉雅山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群峰，从被称为“圣河”的恒河沿岸到阿富汗的喀布尔市郊，到处都留下了罪犯的血腥足迹。顿时，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旅游者中产生了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法官纳斯面色阴郁。他透过那厚厚的玻璃隔板，瞥视着被告席上的两男一女，严肃地说：“请被告站起来！”
一场决定被告命运的宣判开始了。

· 引 子 ·

一九七一年十月，印巴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英迪拉·甘地政府发出了在德里全市实行灯火管制的命令。入夜，德里家家户户烛光闪烁，宛如天空中的颗颗星斗。街道两旁的铜匠铺里，点点微光忽隐忽现，好象黑夜里荧光闪闪的猫眼石^①。

德里的阿休卡旅馆是一座豪华的大型建筑，这是尼赫鲁在位时专为接待世界各国首脑而建造的。在那长满兰花的花园衬托下，阿休卡旅馆显得额外奢侈而高雅。

这天夜里，住在阿休卡旅馆的舞女帕森娜拉正在为灯火管制而烦恼。演出的时间就要到了，可她不能在那微弱的烛光下化妆并选择合适的演出服装。战争造成了这昏暗的世界，她恨死了那些挑起战争的人们。

于是，她不顾当局的禁令，打开了柔光灯。用玫瑰茉莉水沐浴之后，她感到全身的关节和肌肉十分轻松。脸上搽上一层淡淡的香粉，那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更加诱人。苗条的身上披上一件梅红色的真丝披巾，使她更象浩瀚太

^①装于路上以便黑夜中指示交通的反光钉。——译者注。

空中飘游的仙女。她把象牙金丝手镯套在手腕上，那串珐琅和手工镶金的宝石项链在微光下依然光彩夺目。那是一位印度土帮主给她的赠品——一件十六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的珍品。当年这位土帮主的祖母曾佩戴这串项链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女王面前礼拜。

帕森娜拉化妆完毕，关掉柔光灯，沿走廊向电梯走去。她来到夜总会的帷幕后面，舞台下边男人们那嘈杂的谈话声使她回想起前天晚上的情景。当时她刚刚谢完幕，服务员走上前递过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张印制十分精美的拜访卡片。正面写着：“J·劳伯 澳门赌场老板。”随箭头所指的方向翻过来，反面写着：“我非常赞赏您的优美舞姿。明天晚上您可以到我的赌场演出吗？”这位老板是谁呢？或许他正在舞台下观看演出？但愿他别和那些粗野的人们坐在一起。

与此同时，在德里老区一家简朴的旅馆里，自称澳门赌场老板的劳伯也在仔细地打扮着。那套高雅的西装显得十分合身；宽宽的肩膀、紧瘦的腰围，欧洲式的纯棉衬衣配上色调和谐的灰色领带，加上那只波卡德金表，更显得风度非凡。他站到盥洗室的穿衣镜前，在昏暗的灯光下，劳伯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高高的面颊上面镶着一双狼一般的眼睛。他个子不高，最多有五呎八吋，看上去象是个亚洲人，但却十分有性感。那苗条的腿部十分健壮有力，粗糙的双手象一把虎钳，随时都会掐断别人的喉咙。不过，这双手总是插在上衣或紧身裤的衣袋里。他不到三十岁，喜欢女人，言语里带着欧洲人的口音。今天晚上的

行动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离开旅馆。街上，到处都是裹着粗麻毯露宿的穷人。他们象一袋袋稻谷横七竖八地堆放在店铺门外和街道两旁。战争的降临使这里更加混乱不堪。出租汽车的前灯都涂上了蓝漆，在露宿的人群中回转穿行。临街的窗户里，不时传来电台播放的军乐声。劳伯穿过街道，烦躁地等待着出租汽车，嘴里不停地诅咒着这个该死的地方。

一辆老式“嘟嘟”出租三轮摩托车开了过来，劳伯只好跳了上去，往司机手里塞上二十个卢比。一路上，他警告自己要镇静下来；在这紧要时刻，任何粗心都会贻误大事的。

三轮摩托带着嘟嘟声离开了老区，通过德里门，驶进了新市区。宽敞的林荫大道上，空气中弥漫着万寿菊的清香。劳伯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他自信，在今晚这场命运的赌博中，他将是胜利者。

劳伯从侧门来到阿休卡旅馆时，帕森娜拉的演出已过大半，但他并不急于走向舞厅，却在旅馆的门厅里漫步徘徊。旅馆的店铺都关了门，走廊上昏黄的烛光投在橱窗里的展品上。劳伯漫不经心地在橱窗前停下来。微光下，橱窗里的各种陈列品——宝石、首饰、金镯、项链以及精美的象牙制品——在草绿色的天鹅绒衬垫上闪闪发光，好象苏丹王^①在展示他那百宝箱里的珠宝。

劳伯走回那宽敞的门厅，索性坐在一把椅子上，耐心

①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地等待着。

帕森娜拉跳完最后一个舞，舞迷们将她团团围住，她连鞠三个躬才得以脱身，但她却没有发现劳伯。按照约会，她本想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再等一会儿，但转念一想，又感到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这里等人约会似乎不大得体。于是她离开了喝采的人群，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脱去演出服，换上那件长长的晨衣，正想发泄一下心中隐约出现的愤懑，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这时已是午夜时分，帕森娜拉不由一阵紧张，未敢出声。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是我，劳伯。”

劳伯进门后，看看刚刚卸了妆的舞女，称赞道：“你比我想象的年轻多了。舞台上那糟糕的灯光使你看上去至少比现在老十岁。”

帕森娜拉请他坐下，回答道：“你看上去也比我想象的年轻得多。”她看着劳伯，思忖着：他好象是东方人，但举止却很象西方人。也许他只有二十五岁——不过，东方人的年龄很难从外表上看起来。一天的排练和演出使她有些疲倦，此时她真不知道如何应酬这位客人才好，只是不时地应和着，好意地笑笑。

劳伯终于打破了这种拘束的局面，他爽朗地笑了笑，说他不愿意称呼她帕森娜拉。

“我能知道您的真实姓名吗？”

“当然可以。”帕森娜拉脱口而出，脑子里闪现出几个曾在舞台上使用过的名字。但是在这位劳伯面前，她敏感地意识到似乎不能说谎。“埃斯特！”她只得承认。